

● 医理真传
● 医法圆通
● 伤寒恒论

〔清〕郑钦安原著 ● 唐步祺阐释

郑钦安医书阐释

吴阶平题



四川出版集团
巴蜀书社

〔清〕郑钦安原著◎唐步祺阐释

郑钦安医书阐释

吴阶平题



四川出版集团
巴蜀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郑钦安医书阐释 / (清) 郑钦安原著; 唐步祺阐释.

2 版 (修订本). — 成都: 巴蜀书社, 2003. 12

ISBN 7-80659-544-9

I. 郑... II. ①郑... ②唐... III. ①伤寒论—研究

—中国—清代②中医学临床—中国—清代

IV. R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05271 号

策划组稿 何 锐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 何东琳
封面题签 吴阶平

本书无四川省版权防盗标识, 即为盗版;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

举报电话: (208) 86636481 86241146

郑钦安医书阐释 清·郑钦安原著 唐步祺阐释

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(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)

总编室电话 (028) 86656816 发行电话 (028) 86662019 86658275

四川机投气象印刷厂印刷 (028) 87427333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28 字数 600 千

1996 年 1 月 第一版 2004 年 4 月 第二版 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3351 - 6450 册

ISBN 7-80659-544-9/R·3

定价: 56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

阴阳为纲，辨证论治

(代序)

清末著名伤寒学家郑寿全，字钦安，四川邛州固驿镇(今邛崃固驿镇)人。生于清道光四年(公元 1824 年)，卒于清宣统三年(1911)，享年 87 岁。学医于一代通儒兼名医刘止唐先生(刘氏著有《十三经恒解》及有关子、史、诗文集等书数十种)，教其熟读深思《内经》、《周易》、《伤寒》诸书。郑氏穷二十余年之精力，探索三书的精髓，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，仲景立法垂方之义。故其学术思想之基础，上溯《周易》、《内经》，中得《伤寒》心法，下览历代医家著述而兼采其长，故医理医术造诣，俱臻上乘。著有《医理真传》、《医法圆通》、《伤寒恒论》三书传世，兹就其对仲景学术的发挥作初步探讨。

一、阴阳为纲，尤重心肾阳气

《医理真传》自序云：“医学一途，不难于用药，而难于识症。亦不难于识症，而难于识阴阳”。《医法圆通》自序亦说：“以病参究，一病有一病之虚实，一病有一病之阴阳。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，还是一经，人身之五气，还是一气，三焦还是一焦，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”。从这两篇自序可以看出郑氏抓住仲景以阴阳为总纲的核心

思想,贯穿在全书之中而大加发挥。他以《周易》丰富的辩证法和天地整体运动为指导,用八卦原理阐发人体生理病理的阴阳法则,堪称精妙之至。其中坎卦解、离卦解、辨认一切阳虚症法与一切阴虚症法,尤属切要。他说:“坎为水,属阴,血也;而真阳寓焉。中一爻,即天也。天一生水,在人身为肾,一点真阳,含于二阴之中,居于至阴之地,乃人立命之根,真种子也”。“离为火,属阳,气也,而真阴寄焉。中二爻,即地也。地二生火,在人为心,一点真阴,藏于二阳之中,……人身之主也”。从此论点出发,则心肾为人身立命之本,人身赖以生存的元阴元阳,彼此互为其根,相互依存转化,体现出分之则二,合之则一的对立统一观。他说:“坎中真阳,肇自乾元,一也;离中真阴,肇自坤元,二也。一而二,二而一,彼此互为其根”。这也是对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“阴平阳秘,精神乃治;阴阳离绝,精气乃绝”的阐发。以此立论,联系人体病理则认为“此阴阳二气原是均平,自然百病不生”。如果不能使之均平,故有盛衰之别,水盛则火衰,火旺则水弱,此阴症、阳症所由来也。并强调“要知阴阳调和之人,六邪不侵,七情不损”。“发病损伤即有不同,总以阴阳两字为主”。在辨证论治中,也始终突出阴阳这个总纲,阴盛者阳必衰,阳盛者阴必弱,不易之理也。他总结的辨认一切阳虚症法与一切阴虚症法,是临床数十年之经验所形成,也是对仲景学术的丰富与充实。在辨认阳虚症时说:“阳虚病,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,目瞑倦卧,声低息短,少气懒言,身重畏寒。口吐清水,饮食无味,舌青滑;或黑润青白色,浅黄润滑色,满口津液,不思水饮,即饮亦喜热汤,二便自利。脉浮空,细微无力,自汗肢冷,爪甲青,腹痛囊缩,种种病形,皆是阳虚的真面目,用药即当扶阳抑阴。”在辨认阴虚症时说:“阴虚病,其人必面目唇口红色,精神不倦,张目不眠,声音响亮,口臭气粗,身轻恶热,二便不利。口渴饮冷,舌苔干

黄或黑黄，全无津液，芒刺满口，烦躁谵语；或潮热盗汗，干咳多痰，饮水不休，六脉长大有力，种种病形，皆是阴虚的真面目，用药即当益阴以破阳。”这两节阳虚、阴虚辨证纲要，在《医理真传》卷二、卷三中，并列举 31 条阳虚病症，29 条阴虚病症，采取问答形式，详加论证，反复推明，最切实用。又在《医法圆通》卷一、卷二中，对心病不安、肺病咳嗽等 51 种病症，逐证逐条分辨，充分体现了仲景辨证论治以阴阳为纲，并联系实际的具体运用方法。然而郑氏在阴阳两纲中，特别着重阳气，认为“有阳则生，无阳则死。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，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。真气在一日，人即活一日，真气立刻亡，人亦立刻亡，故曰人活一口气，气即阳也，火也，人非此火不生”。故论治时即强调“治之但扶真阳，内外两邪皆能灭，是不治邪而实治邪也”。在论气血二者，气占主导地位，指出“人体合而观之，一阴一阳而已，更以阴阳凝聚而观之，一团元气而已”。他特别强调坎中一点真阳的作用，为人立命之根，真种子也。其说：“阳者阴之根也，阳气充足，则阴气全消，百病不作。”“真气命根也，火种也，藏于肾中。”故其治病立法，首重扶阳，临症时必须首先考虑元气盈虚损伤情况，以扶阳救逆，抑制阴邪。他善用大辛大热的姜、桂、附之类来治疗阳虚虚损之证，而且屡用大剂量治愈许多群医束手的大症、重症，被人们尊称为“郑火神”。可以说，他把伤寒三阴病理法方药发挥得登峰造极，大量运用理中、四逆辈治疗诸种杂病，如血证、心痛、头痛、咳嗽、脐痛、中风、发斑、胃痛、痿躄、谵语，以及耳、目、喉、舌、齿、鼻等百余种病证，均能见微知著，活法圆通，技巧独超，疗效卓然。他认为“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”，并非专为少阴立法，而上、中、下三部之法俱备。复谓“此方功用颇多，得其要者，一方可治数百种病，因病加减，其功用更为无穷，余用此方救好多人，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”。大大扩展了仲景三阴症

四逆辈的治疗范围。笔者遵郑氏重阳气之旨，曾治一心病不安之患者李某，男性，年已60，面容苍白无神，声音细小，两脚浮肿。特别怕冷，虽暑热炎天，两足亦冰凉。口干口苦，咽喉干燥，口中无津液，但不思饮水，脉浮数。西医诊断为“心房颤动”。脉搏一分钟达120次，动则气喘，心慌不安，舌质淡红，苔白滑。乃师法郑氏用补坎益离丹治之，连服五剂，服后自觉咽喉干燥减轻，口中微有津液，无其他不良反应。其后附片用量逐渐增加至每剂200克，连续服20剂，自觉精神好转，两脚浮肿消，不复畏寒，口中津液多，已不口干口苦，脉搏稳定在一分钟95~100次左右。继服用原方加补肾药物，如蛤蚧、砂仁、益智仁、补骨脂、仙茅、黄芪、人参等，又续服20剂，脉搏每分钟85~90次，其他症状消失而告愈。此方重用附子以补真阳，桂枝以通心阳，真火旺，则君火自旺；又肾为水脏，真火上升，真水亦随之上升以交于心，水既上升，又必下降；复取蛤粉之咸以补肾阴，肾得补而阳有所附，自然合一矣。况又加姜、草调中，最能交通上下，故曰中也者，调和上下之枢机也。此方药品虽少，而三气同调，心肾相交，水火互济，故治之而愈。郑氏说：“余意心血不足与心阳不足，皆宜专在下求之，何也？水火互为其根，其实皆在坎也。真火旺则君火自旺，心阳不足自可愈；真气升则真水亦升，心血不足亦能疗。”由此可见，郑氏之重阳气实际是重少阴肾中之阳也。

二、百病不离六经气化

郑氏说：“气化二字乃伤寒书一部的真机。”从气化方面对伤寒进行阐述，对六经各作证解、附解。证解是六经大旨，附解是补六经未发之大意，颇有精卓之见。他说：“今人只知冬月为伤寒，不知一年三百六十日，日日皆有伤寒，只要见得是太阳经证的面目，即

是伤寒也。”他认为六经各有标、本、中三气，客邪入于其中，有从中化为病，有不从中而从标化为病，有本气为病。邪入一经，初见在标，转瞬即在中。如果不细心辨证，便不了解邪之出入变化。所以六经受病均可依据其标、本、中气的变化进行分析。三阳之病是阳盛阴亏，故救阴为先；三阴之病是阴盛阳必衰，以温补为要。但阳中有阴症，阴中有阳症，则须弄清三阴三阳互为表里的气机。并按照辨阳虚症、阴虚症法所举似实而虚，似真而假的诸种实况而施治，始能无误。他同时指出“真阳之气机发动必先行于太阳经，而后行于诸经”。这样就特别强调了真阳气机在六经中的重要性，因而标、本、中气从化立论，都离不开此真阳之气。同时他还认为邪气入于六经与正气相搏，在一定的条件下“阳极化阴，阴极化阳”互相转化，导致了六经病的寒热虚实变化。明确地提出《伤寒论》一书，“通体就在这邪正两字，正气乃六经之本气，六经只受得先天之真气，受不得外来之邪气，邪气即客气也。客气者何？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是也。正气旺者，客气不得而干之；正气弱者，客气即得而入之”。他还认为风寒之邪不仅由于太阳经自表及里地传变，而且三阴三阳俱可由于客邪而致病的见解：“仲景首以寒客立论，先提出六经本气，后指出寒邪之客气，或在三阳，或在三阴，……实因人体五脏之偏盛所致。”他认为“仲景虽未将六客逐位立论，举伤寒一端而六客俱在也”。惟一日太阳，二日阳明挨次传经之说，则不可尽拘。郑氏提出“伤寒有传经不传腑，传腑不传经的，更有直中太阴、少阴、厥阴，切切不可拘于一日太阳，二日阳明上面搜寻，总在这六经提纲病情上体会，即误治变逆亦可知也”。又说：“举伤寒而万病已具，揭六经，明六气，而一年节候已賅。论客气由外入内，剥尽元气，能令人死，步步立法，扶危为安，似与内伤无涉。不知外邪入内，剥削元气，乃是六经、七情由内而戕，剥削元气，毋乃非六

经乎？”仲景立三百九十七法，一百一十三方，各对准邪之传变，及其所在之脏腑，步步立法施治，不仅不止于治冬月伤寒，且亦不限于外感病。清初柯韵伯亦有伤寒方不只治伤寒病之论。且寒邪入内，剥削元气，自不能不引起内伤，而无论外感内伤，皆使一元真气有损，故谓举伤寒而万病已具。徐灵胎说：“医者之学问，全在明伤寒之理，则万病皆通。”郑氏驳斥“仲景方是为冬月伤寒立法，并非为内伤与杂病立法”为可鄙，随即举出许多内伤病用伤寒方治愈之实例。如甘草干姜汤治内伤失血、肺痿；理中汤治呕吐、泄泻；小柴胡汤治肝气抑郁不舒，两肋胀痛；桂枝龙牡汤治夜梦遗精；真武汤治肾脏不温，水泛为痰等，亦足证其立说之有据。笔者师郑氏之意，常用甘草干姜汤以治吐血；真武汤以治肾脏阳虚，水泛为痰之证，多能取效。如患者王某，男性，42岁，身体消瘦，面容萎黄无神，两颧突出，耳鸣，两足发烧，虽冬季晚上，足部亦伸出被外，但其他部分怕冷。咳时气紧，吐白泡沫涎痰，略带盐味，舌质淡红，苔白腻，脉沉弦，近月来日益加重，不能平卧，突然咳吐鲜血。从上述种种症状来看，此为肾阳虚寒之证。先以甘草干姜汤守中以复阳，止血而宁咳。炮姜、炙甘草用量各120克，服药两剂后，果然血止而咳亦减。肾为水脏，肾中真阳衰微不能化气行水，水邪上逆，冲肺而咳，以大剂真武汤治之。附片初为50克，继增至120克，连服8剂，咳喘明显好转，痰亦减少，已能平卧，不如从前之怕冷。为加强温中，预防再次吐血，以炮姜易生姜，去白芍加上肉桂以补肾中真阳，又服10剂，诸症消失而告愈。按甘草干姜汤一方，仲景以之治误吐逆烦躁而厥者，取大甘以化热，守中而复阳也，亦治肺痿之虚寒者。真武汤一方，治少阴伤寒、腹痛，小便不利，自下利者，茯苓、白术补土利水；以附子之辛热，壮肾之元阳，则水有所主，不致上泛；生姜之辛散，佐附子以补阳；白芍敛阴和营。举此二方，足以说

明伤寒方可治内伤杂病。

三、联系实际,阐释条文精义

《伤寒恒论》一书,其特点不在抄袭前人陈说,而是紧密扣合临床实际,切实说理,独抒己见来注释《伤寒论》。如太阳上篇 2 条:“病有发热恶寒者,发于阳也;无热恶寒者,发于阴也。发于阳者七日愈,发于阴者六日愈。”注释说:“病发于阳,指太阳也,太阳底面,即是少阴,病发于阴,指少阴也。若专指太阳营卫之阴阳,则与太阳风寒两伤病情不符。余每临症,常见独恶寒身痛而不发热者,每以桂枝汤重加附子,屡屡获效。以此推之,则病发于阴,确有实据。至所言六、七日者,是论阴阳之度数说法也。又如太阳中篇 13 条:“咽喉干燥者,不可发汗。”注释说:“凡咽喉干燥之人,津液已伤,岂可再行发汗,以重夺其液乎?有因下元坎中真气衰微,不能启真水上升而致者,法宜扶阳;有因邪火灼其津液而致者,法宜清润;有因寒水逆于中,阻其胃中升腾之气而致者,法宜行水”等不同情况,并示人在临症中应细心察之:“若此等症皆非发汗所宜。”这种从临症角度来注释,对后学多所启迪。如笔者治陈某咽喉干燥,其人面白无神,口中无津液,甚至口糜(即口腔溃疡),怕冷;不思茶水,舌质淡红,无苔,脉沉细,椒、姜、炒花生、炒瓜子都在禁食之列。由以上种种病情来看,此由肾中真阳不足,不能启真水上升而致;又少阴肾经循咽喉,挟舌本。故遵郑氏真水不上升之意,先以炮姜甘草汤试服之,无不良反应,随即以大剂四逆汤治之,三味药剂量各 60 克,连服四剂,咽喉干燥等证悉愈。虽吃煎炒辛辣食物,亦未复发。该书另一特点是不限于前人所谈,敢独抒己见,对原文疑误之点进行辨误纠正。如少阴后篇 13 条:“少阴病,四逆,其人或咳、或悸、或小便不利,或泄利下重者,四逆散主之。”他认为按少阴病而至四

逆，阳微阴盛也，其中或咳、或悸者，水气上干也；小便不利者，阳不化阴也；腹痛下重，阴寒之极也。法宜大剂回阳为是，而此以四逆散主之，吾甚不解。又厥阴后篇 47 条：“干呕、吐涎沫，头痛者，吴茱萸汤主之。”郑氏认为“夫头痛六经皆有，不将巅顶指出，则厥阴之证，尚属含糊”。类似这种辨疑正误，在各篇中皆有。如辨厥阴后篇 40 条下利证，仅只举脉而无证。注释说：“按下利一证，原有因寒、因热、因湿、因膀胱失职、因中虚、因饮食，种种不一，总要认证分别阴阳实据。……若只是一脉而论证，未免不恰，况脉只数十端，而病有千万，何得只凭脉一端立说？仲景当不若此，定有遗误。”而且对条文中的死证、不治，也提出应积极及时救治，如少阴前篇 21 条：“少阴病，恶寒，身卷而利，手足逆冷者，不治。”他说：“能急温之，手足能温者，尚可不死，医者亦不得束手旁观，能无侥幸之一愈也。”示人灵活看待条文的论断，而勿固执。对指导临床有积极意义。

四、结 语

总之，郑氏对仲景阴阳学说和三阴证发挥颇多，是近代不可多得的一位杰出的伤寒学家。由于他学识精深，经验丰富，胆识超人，擅长运用大剂量的大辛大热之药愈疾，而名噪一时。他留下的三部著作，对当前临床上治疗疑难病证以无穷启迪，值得研究与发掘。

唐步祺于成都槐树斋

1995 年 3 月

郑钦安传

郑寿全，字钦安，四川邛州（今四川邛崃）人。生于清道光四年（公元1824年），卒于清宣统三年（1911），享年87岁。早年学医于夙儒兼名医双流刘止唐先生，从受《周易》、《内经》及《伤寒论》诸书，均熟读而深思之，奠定医学理论基础。继复博览医书七十余种，加之融会而贯通之。行年二十有四，即悬壶于成都，因其医理、医术造诣俱臻上乘，医德亦冠绝侪辈，踵门而求治者常络绎不绝，声望日隆。清同治八年（1869）刊行《医理真传》，十三年（1874）刊行《医法圆通》，清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刊行《伤寒恒论》，三书各具特点，又能理论联系实际，切合临床应用，一时为广大医家视为济世活人之鸿宝。

《医理真传》除综述祖国医学基本理论外，尤着重于治病先分辨阴阳，列举阳虚证、阴虚证之特征，并各举数十例加以阐发印证。其中心论点则谓人身以元阴、元阳为立命之本，而以阳为主导，故善于用姜、桂、附等大辛大热药味，量重而准，治愈不少群医束手之大症、急症，而被人尊称为“郑火神”，盖犹昔人称善用热药之良医为一炉火也。实则郑氏亦常用有石膏、芒硝、大黄等寒凉药味方剂如白虎、承气诸方以治病救人。《医法圆通》仍本治病注重阴阳实

据及处方活法圆通之主旨，“采取杂症数十条，辨明内外，判以阴阳，经方时方，皆纳于内，俾学者易于进步，有户可入”。书首《用药弊端说》举出当时医界积习及沿误而示人以用药准绳。书末更指出善于圆通运用成方，一方即可治多种疾病，如四逆汤一方善用之，即可治愈二十多种疾病。其中颇多独到之处，为它书所未尝论及者。至于《伤寒恒论》一书，特点亦不在抄袭前人陈说，而是紧密扣合临床实际，即情言理，并能独抒己见，对原书疑似之处，加以纠正。其《自序》亦谓：“兹将原文逐条一一剖析，不敢与前贤并驾，但就鄙见所及，逐条发明，虽不敢云高出手眼，此亦救世之本心，聊以补名贤之不逮，亦大快事也。”张仲景《伤寒论》自金·成无己《注解伤寒论》问世后，历代注解者无虑百家，郑氏《恒论》能不裨贩陈说，独立于医学之林，诚难能而可贵矣。

然郑氏虽有如此卓越之成就，而过去国内知之者寡，主要由于著作及后学，率局限于川滇一隅。自1981年在首都召开中日《伤寒论》学术讨论会及北京中医学院任应秋教授著《研究伤寒论的流派》加以阐明后，始确认其与恽铁樵、曹颖甫等同为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，肯定其在我国医学史上的地位。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吴佩衡、成都中医学院教授吴棹仙等俱受其影响。中医院校教材《中医各家学说》第五版列有专节，论述其成就。1984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《实用中医内科学》，其中消渴一节，引用郑氏之言曰：“消渴生于厥阴，风木主气，盖以厥阴下木而上火，风火相煽，故生消渴诸症。”成为消渴症从肝论治创见。郑氏更论及有先天真火浮游于上、中、下而成的三消症，宜从阳虚论治，应导龙归海，治以潜阳、封髓、四逆，白通诸方，始有显效，更为他人所不敢言的以阳为主导观点之发挥。郑氏于祖国医学之贡献，诚为不少不小矣。

江津王利器曰：当中国医学为世界注目之际，传来巴蜀书社出

版郑氏《医理真传》、《医法圆通》及《伤寒恒论》信息，殊令人振奋不已。曩者，任应秋教授为之评价其学术价值于前；今兹，唐步祺大夫为之整理阐释郑氏三书于后。应秋为余同乡，步祺为余同学，余与二君过从甚密，因而得知郑钦安其人。今应秋虽已长逝，不及见郑氏书之重印问世，而步祺为之整理出版，发潜德之幽光，其功为不可没矣。余尝读葛洪、颜之推二家之书，而知注连之病已发现于东汉时代，如郑玄《周礼·疡医》注，刘熙《释名·释疾病》，俱有“注病”之说，特其时对此“一人死，一人复得，气相贯注”之病，束手无策，徒凭巫医之“被送家鬼，章断注连”而已。自生长在东西晋间之葛洪出，著《肘后备急方》，始就所见三十四候，为之对症下药，“一方一论，悉已试而后录之”，颇收十全之功。注连，即今所谓结核传染病也。世之言医学史者，相率以此为十九世纪德人科赫（Koch 1843~1910）所发现，而不知在四世纪年代，葛洪早发现，且有相应之处方，为之治疗矣。然则中国对世界文化之贡献，夫岂四大发明而已哉！盖中国科技史料之发掘与整理，从而发扬光大之，实为我炎黄子孙责无旁贷之大业。时因撰写《郑钦安传》，强调其对伤寒学之贡献，遂论及葛洪对注病之发现与相应之治疗，非辞费也，盖有不得已于言者矣。

1988年春节于北京晓传书斋利器氏志

傳醫

理

李

志

一



郑钦安原序

医学一途，不难于用药，而难于识症。亦不难于识症，而难于识阴阳。阴阳化生五行，其中消长盈虚，发为疾病，万变万化，岂易窥测？诊候之际，犹多似是而非之处，辨察不明，鲜有不误人者也。余蜀南临邛人也，迁居于成都省城，学医于止唐刘太老夫子，指示《黄帝内经》、《周易》太极、仲景立方立法之旨。余沉潜于斯二十余载，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，仲景立方垂法之美。所览医书七十余种，每多各逞己见，亦未尝不讲仲景之法，然或言病而不道其病之所以然，或言方而不探其用方之所以妙，参差间出，使人入于其中而茫然。近阅闽省陈修园医书一十三种，酌古准今，论深注浅，颇得仲景之微，亦且明透。其中分阴分阳之实据，用药活泼之机关，间有略而未详者。余不揣鄙陋，以管窥之见，谨将乾坤化育，人身性命立极，与夫气机盈缩，内因、外因，阳虚、阴虚病情实据，用方用法，活泼圆通之妙，详言数十条，以明仲景立法垂方之苦心，亦足以补修园先生之未逮。

因志在活人，遂不知其言之妄也，高明谅之。

序

清末四川著名伤寒学家郑寿全（字钦安），精通岐黄仲景之学，善施热药起沉痾于桴鼓之间，而名噪西南各地。所著《医理真传》、《医法圆通》二书，最能代表其学术思想，也是其一生独特经验之总结。郑氏师古而不泥古，从元阴元阳立论，把伤寒理法推而广之，用于各种杂病之辨治，多能应手取效。我曾治一“过敏性鼻炎”病人，鼻流清涕不止，喷嚏不休，多方治疗无效，翻阅《医理真传》，方知有上焦真阳不足，致津液外越为病之理，用郑氏倡言之大剂四逆汤合姜桂汤，数剂而愈。又一急性“肾衰”所致癃闭病人，根据《医法圆通》所言：“由下焦阳微，阴寒阻截膀胱之路，阳微无力，不能化之，故小便不利”之理，用郑氏主张之桂苓术甘汤倍桂加大剂附片，两剂而小便通利，病情逐日缓解。深信郑氏书中所言不虚，内涵丰富，见解独超。《医理真传》所举阳虚证、阴虚证各数十条，皆为临证之真实纪录，其辨在疑似之间，其治巧妙而多验。仔细研究，郑氏虽然强调辨别阴阳，实则重在阳气，善用辛热为长，其于阳虚辨治，所积累之独到经验，确是祖国医学中一份珍贵宝藏。

蜀中唐步祺先生，工于文，精于医，学验皆优。其对郑氏著作研究有素，不惜数年之精力，逐条逐句，细勘点校，并附〔阐释〕